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九

力婚門

違法交易

已出嫁母賣其子物業

蔡人



本司昨因徐氏訴其子不孝以事干風教遂與這究今子母到官供對則知徐氏陳師言之繼妻原乞養一子曰紹祖又親生二子曰紹高紹先及女曰真娘師言死徐氏自將夫業分作五分乞養之子一分而已與親生二子自占四分於徐亦未為是宜乎紹祖以偏愛議其母母又以不孝加其子也然猶有可諉



者徐氏猶能守志也公既不能守志而自出嫁與陳嘉謀則是  
不為陳師言之妻矣不為陳師言之妻則是不為紹祖兄弟之  
母矣既非其人之妻又非其人之母而輒欲賣其家之業責其  
子之不孝可乎在法有接脚夫蓋為夫亡子幼無人主家設也  
今陳氏三子年幾三十各能主家亦何用陳嘉謀為哉徐氏於  
子壯年事陳嘉謀是嫁之也非接脚也安得據人之屋賣人之  
業豈有是理哉其徐氏自賣所分一分之業委是違法劉通判  
者何人乃敢違法交易以婚不屬本司牒州徑自追究照條行  
然徐氏之嫁陳嘉謀是為陳嘉謀之家人雖不當干預紹祖家  
原案並遣下

出繼子賣本生位業

蔡久軒

事然紹祖兄弟前日固嘗以母事之矣今雖已嫁亦不應有所  
凌侮且免斷一次責戒勵狀外示徐氏陳紹祖徑自赴州聽候  
所擬為詳盡余自強出繼余端禮係是紹定五年經縣經提刑  
司除附張皇如此誰不知之李宅買自強田業印契乃在紹定  
六年正月則是自強於出繼一年之後盜賣本生家田李宅明  
知違法而明與交易也設使余自強不曾出繼別位而瞞昧母  
親出賣猶合錢歸官業還主而况為他位之子乃盜賣本生位



之業違法悖理真此為甚李安撫宅抵拒監司州郡及御史臺  
已判斷毀抹之契十五年不肯出官強行收苗橫已甚矣縱不  
監李宅苗還許氏豈有監錢還李宅之理余自強夏潭各從杖  
八十並監納苗錢入官偽契非特假作許氏花押兼所寫字畫  
皆在硃印之上又無年月全不成契照可見詐偽之拙毀抹附  
案業還許氏管佃餘照擬行仍申御史臺照會

卑幼為所生父賣業

蔡久軒

此項齊元龜許業事本州僉廳之所斷本司檢法之所擬皆為  
失之天下豈有二父二本之理也哉撫育之恩固深而繼承之

義尤重為人後者不得顧其私親設齊元龜許取其父之業為  
不當則齊元龜席捲其業以歸齊公旦之家亦不必為齊司法  
之子而繼絕檢校之條皆可廢矣此不特於法有礙而於理亦  
有礙使人不知有父子之大倫者皆自茲始也况卑幼產業為  
尊長盜賣許其不以年限陳乞齊元龜陳乞於齊公旦死後亦  
非可以釐革論但本司不欲侵運司事難以裁斷給據付齊元  
龜仰更自經州陳訴

正典既子毋通知不得謂之違法

典絕兩契皆是周道御親筆所謂母親盧氏四字不同乃是直



草有異謂非周道鄉之筆則吾不信也周道鄉典契押者尅留而不分固有意存焉今梁回老等不恤其叔不問共帳輒與龔宅交關所謂昧昧尊長私交易不知與法意無疑否龔承直有園與梁進園地切隣豈不知其園係三分未分之業乃買誘梁回老等立契在梁回老等係盜賣龔承直係盜買俱不為無罪自合照條錢沒官業還主以既經赦有不欲准法施行昨通判行下建陽縣令梁進備錢取贖亦已允當續據本縣承差申梁進無錢可贖今據梁進陳詞稱已齎錢會到官縣吏執覆不與交錢取契恐縣吏受龔承直之囑故爾拖延欲帖丞廳監梁進同龔宅幹人當官以錢兩相分付限三日具了當申如有不服仍解赴本司施行奉都運台判照所擬帖丞廳監錢業兩相交付限三日了絕如違解來

毋在與兄弟有分

劉後村

交易田宅自有正條毋在則合令其毋為契首兄弟未分析則合令兄弟同共成契未有毋在堂兄弟五人俱存而一人自可典田者魏峻毋李氏尚有兄魏峴魏峽弟魏嶠若欲典賣田宅合從其毋立契兄弟五人同時着押可也魏峻不肖飲博要得錢物使用遂將衆分田業就丘汝礪處典錢豪民不仁知有



兼并而不知有條令公然與之交易危文謨為牙實同謀助成其事有詞到官立汝礪危文謨不循理法却妄稱是魏峻承分物業不知欲置其母兄於何地又稱是魏峻來立汝礪家交易危文謨齎契往李氏家着押只據所供便是李氏不曾自去交易分明魏峻雖是未曾出官其事自可定斷照違法交易條錢沒官業還主契且附案候催追魏峻監錢足日毀抹立汝礪危文謨犯在赦前自合免罪但危文謨妄詞抵執欺罔官司敗壞人家不肖子弟不容不懲勘杖六十仍舊召保如魏峻監錢不入照條監牙保人均備張五十契內無名併立汝礪放

重疊

翁浩堂

王益之家園屋地基既典賣與徐克儉又典賣與舒元琇致其投見年月皆不出乎淳祐元年八九月之間其謂之重疊明矣舒元琇家收得上手徐克儉家批得關書若論年月無大相遠但徐克儉家却有王益之父王元喜典來一契本亦疑其非真及追至出產人牙人及知見人王安然所供委有來歷王元喜之契實真非偽則徐克儉當得業而舒元琇不當得業矣王益之乃重疊出業之人勘據所供稱欠王規酒米錢一百貫官會被展轉起息筭利至三百餘貫逼令寫下典契舒元琇者乃王



規所立之詭名也牙人陳思聰所供亦然在法典賣田地以有  
利債負准折價錢者業還主錢不追如此則舒元琇交關委是  
違法上件屋業合還原典主徐克儉管佃又法諸以已田宅重  
疊典賣者杖一百牙保知情與同罪王益之重疊陳思聰知情  
並合照條勘杖一百徐克儉干照給還舒元琇干照毀抹附案  
業未分而私立契盜賣

翁浩堂

方文亮生三男長彥德次彥誠前妻黃氏生幼雲老妾李氏生  
彥誠已死有男仲乙雲老年方二歲家業盡係長男彥德主掌  
昨據彥德入狀論男仲乙非理賭博盜賣田產及追到仲乙詳

所供狀併攷族長所畫宗枝乃知仲乙非彥德之男也實其姪  
也據彥德稱曾抱養仲乙為子以姪為子於理雖順但彥德已  
自立一男名仲二仲乙親父彥誠又無他子豈應無故變亂宗  
枝絕滅彥誠繼嗣此皆是彥德起意併包利取全業指姪為兒  
名不正言不順此仲乙所以不伏此非理破蕩之由也胡元十  
祝萬五之徒乘間貪謀發誘仲乙賭博輸錢至七百餘貫私立  
田契及生錢文約今已索到白契三紙在官驗係仲乙等押字  
分明仲乙固不容無罪亦乃伯彥德有以激之契勘方文亮服  
尚未滿所生雲老李氏尚存今照淳祐七年勅令所看詳到平



江府陳師仁分法撥田與李氏贍養自餘田產物業作三分均分各自立力庶幾下合人情上合法意可以承遠無所爭競所有仲乙違法典過三契使仲乙果是彥德親子未有承分則當用錢不追業還主今仲乙乃是彥誠之子自有應分若違法典賣致自尊長覺發而又不追錢得業則卑幼之不肖者何所不可為似反為不義之勸方仲乙照條勘杖一百追錢沒官未到人併方仲乙生錢文約牒巡檢司限三日追索

鼓誘寡婦盜賣夫家業

翁浩堂

徐二初娶阿蔡惟親生一女六五娘再娶阿馮無子阿馮有弟

來前夫陳十三之子名陳百四徐二宜立嗣而不立嗣者蓋阿馮母子專其家木容立也徐二慮之孰美恐身死之後家業為異姓所攘乃於淳祐二年手寫遺囑將屋宇園地給付親妹與女且約將來供應阿馮及子辦後事徐二雖為家業慮亦未嘗不為阿馮慮也其遺囑可謂曲盡阿馮可以生死無憾矣夫何於身死未寒里人陳元七用心不仁欺阿馮孀處而貪謀之坐使陳小三為牙毀誘阿馮立契盜賣徐二家業在法諸財產無承分人願遺囑與內外總麻以上親者聽自陳官給公憑又去諸寡婦無子孫擅典賣田宅者杖一百業還主錢主牙保知



情與同罪今徐二之業已遺囑與妹百二娘及女六五娘曾經  
官投印可謂合法而陳元七輒誘阿馮盜賣若只以擅典賣之  
法定也尚在勘罪追業而况又係盜賣乎陳元七陳小二阿馮  
三名各勘杖一百內阿馮年老免斷監錢家業追還徐百二娘  
六五娘同共管佃別給斷由與之照應仍仰百二娘照遺囑與  
奉阿馮終身不得捐棄所有偽契候府判廳給到日毀抹

買主偽契已并

翁浩堂

寡婦阿宋有三男長宗顯次宗球次宗輝戶下物業除三分均  
分外尅留門前池東丘谷園又池一口充阿宋養老嘉定十六

年黃宗球出一契抽東谷田三分中一分典與黃宗智察到干  
照有母親阿宋及牙人知押此項委是正行交關外有兩分宗  
顯宗輝不曾出賣據阿宋初詞以為黃隅官宗智強占其業黃  
宗智供狀則以為並已買到及索出嘉熙元年契一紙但有黃  
宗輝黃宗顯押字即無牙人不曾有母親阿宋知押以黃宗顯  
字畫攷之供狀已絕不同又據阿宋稱黃宗輝係乙未年身死  
今上件契書乃在黃宗輝已死之後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母  
親知押及牙人證見弊病百出不容遮掩此皆是黃宗智用心  
不仁欺阿宋一房孤寡因得黃宗球一分之業遂假立契契欲



句占三分使阿宋不能扶病力陳官司不與盡情根理則此田遂陷入黃宗智之手使孤兒寡婦坐受抑屈豈不可憐黃宗智立偽契占田勘杖一百真契給還偽契毀抹附案仍給據與阿宋照應

偽將已死人生前契包占

翁浩堂

黃明之李日益所爭陂塘下東山邊之田皆出於吳索出黃明之契係得業於吳友暹具載大小一十八坵典錢三十貫係今年四月投印索到李日益契係是得業於吳夢齡具載田大小一十一坵典錢七十二貫有繳捧上徐都巡契吳友暹父也吳

夢齡子也以理論之父賣子絕黃明之交關為正李日益交關為不正然以契書攷之以供伏參之則吳友暹兩契頗有可疑者契內一十八坵田出租穀一十五石緣何祇典錢三十貫既是吳友暹全契出典緣何徐都巡上手契乃係李日益得之又吳友暹紙花字亦絕不同兩家契頭並皆亡沒意者黃明之吳友暹已死之後傳換契書而為此乎不然又何為加典一契投印乃在今年四月兩家有詞之後也兩契牙人各為所主不伏從實供哄所幸吳友暹義女吳四娘供上件田十八坵於吳友暹端平元年身死後吳夢齡將土名西邊陂塘下一十一坵典



與李日益通計價錢七十二貫文足外更有兩坵今照吳子達所供係本人承關分到一坵已賣與沈億六秀又轉與徐宗伍秀見管業訖其一坵係吳友暹於紹定六年斷相賣與吳以係其夫金百二秀管佃以此攷之則一十八坵之數各有着落今黃明之乃爲立已死人契盡該一十八坵是欲包併二家物業爲一况今年加典一契授印方新尤不可信其虛偽亦難掩矣上件交關契頭亡歿契字難明只得據供證酌人情依此結絕案給榜下地頭曉示仰各照判佃業不得妄有侵占所有黃明之假偽之罪事在赦前且與免科

叔偽立契盜賣族姪田業

觀黃貢士所爲使人羞愧無地士戴圓履方學古問道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仁義存焉耳借出砧基偽寫田段移換粘綴欲人不可得止有官會一百二十貫交付尚有官會一百八十貫止立虛批即無一錢可還定僧既未得錢子萬亦未嘗管業今已憑此契立力頭矣又將此田賣與楊世榮矣又憑此契執親鄰贖定僧別田矣且子萬既能起立力頭則所贖之田合自保守今乃朝贖而暮賣朝越而暮出業此何爲者邪蓋此田既賣與楊世榮則是楊世榮之業矣子萬既已無業焉有所謂



鄰哉在法交易錢止一百二十日限陳子萬贖田經隔一年交錢未足不合便將別人田賣與楊世榮不合妄執親鄰楊世榮不合謀業用錢資給子萬贖田又資給子萬執鄰兩名各勘杖一百倫到錢會本合沒官又恐楊世榮當來偶不知情錢還世榮田還定僧各令責領入案劉氏所買田乃是問定僧交易在子萬既無業不知以何為親以何為鄰合還劉氏管業契併給還所有定僧父判官契內田必有陳侄斷賣骨契定僧年幼不能知管致為子萬等鶻突以賣為與業須有合同契若陳侄子萬將來要贖仰執出合同以憑照對各給斷由

典買田業合照當來交易或見錢會中半收贖胡石壁

李邊贖田之訟凡九載縣家所定與漕司所斷皆以李邊為不直當職今將案牘逐一披閱見得空邊果是無狀之甚供吐之間說條道貫不但欲昏賴典主直欲把持官司執減落會價為詞一則曰有違聖旨使官司明知其非瑟縮而不敢加之罪典主明遭其誣窒礙而不敢與之爭自非老姦巨猾習於珥筆安得設謀造計以至於此殊不知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徇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於二者之間使上不違於法意下不拂於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而奪不義



也施於族子者如此是以所厚者薄矣黃俊德不敢直指其叔姑以黃廷盜賣為詞而聽黃廷自經其叔若付之有司所犯當不以陰籍論官司不欲因姪以坐叔黃桂子與免罪黃廷不合書契及立批領交錢勘杖八十陳秀不合作牙保押契決小杖十五案將黃俊德齎出契後批領當廳毀抹附案併將站基簿批鑿訖還黃俊德管業餘人放

取贖

親鄰之法

胡石壁

照得所在百姓多不曉親鄰之法往往以為親自親鄰自鄰執

親之說者則凡是同關典賣之業不問有鄰無鄰皆欲收贖鄰之說者則凡是南北東西之鄰不問有親無親亦欲取贖殊不知在法所謂應問所親鄰者止是問本宗有服及親之有鄰至者如有親而無鄰與有鄰而無親皆不在問限見於慶元重修典令與嘉定十三年刑部頒降條冊昭然可考也今譚亨所欲執贖堂弟出典之田既是有親無鄰則是於法有礙合照僉廳所擬行

有親有鄰在三年內者方可執贖

頃頭之田既是王子通典業聽其收贖固合法也至於南木山



陸地却是王才庫受分之業准令諸典賣田宅四鄰所至有本宗總麻以上親者以帳取問有別力田隔間者并其間隔古來溝河及衆力往來道路之類者不為鄰又令諸典賣田宅滿三年而訴以應問鄰而不問者不得受理王才庫所受分陸地使其果與王子通同關亦必須與之有鄰而無其他間隔及在三年之內始可引用親鄰之法如有親而無鄰及有親有鄰而在三年之外皆不可以執贖今但以同關便欲聽其執贖在法却無此說合索于照參對施行

妄執親鄰

陳子萬家業破蕩已久忽用計脫贖去三十年已賣與陳定僧父田契據此田直官會三百貫今自寶慶二年三月收贖至寶慶三年正月稱提楮弊朝廷之法固曰斷斷乎其不可違州縣之賦租商賈之貿易已既並同見錢流轉行使獨有民力典買田宅解庫收執物色所在官司則與之參酌人情使其初交易原是見錢者以見錢贖原是官會者以官會贖原是錢會中半者以中半贖自畿甸以至於遠方莫不守之以成說如近日提舉所判顏時昇贖李昇田之類是也今邊乃欲以見錢五十貫官會六十五貫而贖唐仲照見錢一百二十貫與到之業何不



近人情之甚邪強之不從而遂訟以減落會價經縣經臺咸不  
得逞復不知止又來經州幕爾編氓縣令折之既不從監司折  
之又不服則其狡獪亦可知矣且觀唐仲照不肯退業之因只  
是持見錢贖之說初未嘗欲以時價折估官會安得橫以減落  
會價之罪誣之向使當來果是錢會中半其時舊會係作七百  
七十行使今既咸作二百文省則李邊亦當以五償一除五十  
貫見錢之外尚合還舊會四百五十餘貫縱曰取贖之時在朝  
廷新會未出之前舊會未減之日則亦不應以六十五貫官會  
而準七十貫錢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可行矣李邊自反

有愧無以藉口乃以贖後進與一契謂其瞞昧卑幼謂兄弟不  
知官馮文書豈可以虛辭勝作偽而愈拙欲蓋而愈彰但懷求  
勝之心罔念終凶之戒若不痛治何以戢姦本府昨準漕司行  
下監李邊備錢陪還唐仲照如不服收勘從條行今據僉廳所  
擬李邊合勘杖一百但其狀首自稱前學生意其或是士類遂  
欲免斷就觀李邊前後狀詞皆是齊東野人之語無一毫詩書  
意味安得附於儒生之列况採之輿論皆謂其健訟有素積罪  
已盈儻於此時又獲幸免則凡醜類惡物奸行凶德之人稍識  
丁字者皆得以士自名而恣為悖理傷道之事官司終不得而



誰何矣此長惡之道也豈為政之方哉照條勘杖一百引監原  
錢還唐仲照日下退契秋成交業

過二十年業主死者不得受理

吳恕齋

理訴田產公私惟憑于照沈邦政訴其祖沈文道有田八畝坐  
落仁和縣西塘典在孫宅本縣不與理贖經府陳訴僉廳索案  
點對照得其田係劉防禦于淳熙五年賣與陳保義陳于慶元  
六年賣與徐四徐賣與錢登仕錢又于嘉定六年讓同田產百  
餘畝賣與孫宅繳到錢登仕賣契及原買徐四上手赤契一一  
分明更易四五主經涉五六年前后契內即不曾聲說先係沈

文道之田不知沈邦政何為一旦認為已田邪若曰祖產必有  
砧基簿或分書可照若曰果是其祖出典必有合同典契可考  
今咸無之又自供初不知價賣多少亦不知牙保業主姓名但  
執先贖回劉氏子家典契一道稱與此田係是同段因必是其  
祖文道典與外人未曾取贖所以陳訴殊不知此田雖與而與  
于劉娘子之田同段乃是乾道年間之契安知乾道以後乃祖  
乃父不將此田賣與外人借曰果是其祖曾典與人何不于劉  
防禦等出賣之時即行理贖今經隔五十年自劉以後轉相授  
受孫宅已係第五主買矣若欲拔本尋源須根問劉防禦得田



賣田之因可也。官司何可根究。五十八十年前干照之事。大凡為富果仁之徒。典人田產不伏退贖。世固有之。官司當從公。全張但沈邦政既無片紙干照。其說畧無根據。此必有生事者教唆之。徒事攪擾。在法諸典田宅者。皆為合同契。錢業主各收其一。又諸理訴田宅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業主死者。不得受理。今沈邦政既無合同契。又隔涉五六十年。本縣所斷已為允當。欲令孫宅照契管業。如邦政尚敢妄詞解府。從條施行。

措改契書占據不肯還贖

典贖之法。昭如日星。豈有年限過滿。措改契字。執占為業。而不

退贖之理。案到縣案。及合同契對改置到字。為置典字。甚分曉。吳師淵用心不臧。知縣所斷。司戶所擬。已極允當。今吳師淵乃以葉雲甫所典田無上手赤契為詞。夫當嘉熙用錢交易之初。不問其赤契之有無。今當限滿退贖之後。乃索其赤契何也。况既有經官印押分書。登載此田。又何必赤契而後可證其為已業。吳師淵又以葉雲甫所典田為係先典得人者。今業主已亡。不應取贖。稽之令甲。諸理訴田地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不得受理。葉見係出典田主。即非亡歿。合同契要即無不明。縱是葉先典他人者。亦只合聽葉取贖。况所立合



同契內但曰置到且係分受之產又何疑乎揆之理法無一而可遷延占據措改文書二罪論之吳師淵合照條勘斷但勘下杖一百押下縣交領寄庫錢會退贖如能悔過却與免決合同文約給還葉雲甫管業案吏乞取一節別呈施行

孤女贖父田

吳如齋

俞梁有田九畝三步開禧二年典與戴士壬計錢八十七貫俞梁死于紹定二年並無子孫僅有女俞百六娘贅陳應龍為夫當是之時阿俞夫婦亦未知此田為或典或賣至嘉熙二年二月始經縣陳訴取贖而戴士壬者稱于紹定元年内俞梁續將

上件田作價錢四十五貫已行斷賣堅不伏退贖展轉五年互訴于縣兩經縣判謂士壬執出俞梁典賣契空分明應龍夫婦不應取贖今應龍復經府番訴不已準台判僉廳點對尋列兩詞盤問及索俞梁先典賣契字辨驗看詳切惟官司理斷典賣田地之訟法當以契書為主而所執契書又當明辨其真偽則無遁情惟本縣但以契書為可憑而不知契之真偽尤當辨此所以固士壬執留之心而激應龍紛紜之爭也今索到戴士壬原典賣俞梁田契喚上書舖當廳辨驗與于開禧賣于紹定俞梁書押曼出兩手筆跡顯然典契是真實契是偽三尺童子不



可欺也作偽心勞手足俱露人有可證者俞百六娘訴取贖于  
嘉熙二年二月而士壬乃旋印賣契于嘉熙三年十二月又嘗  
于嘉熙二年三月內將錢說誘應龍立契斷賣四畝以俞百六  
娘不從而牙保駱元圭者嘗獻其錢于官使其委曾斷買契  
字真實何必再令應龍立斷賣契又何為旋投印賣契于俞百  
六娘有詞一年之後耶此其因阿俞有詞取贖旋造偽契以為  
欺罔昏賴之計益不容掩切乎士壬之心自得此田歷年已深  
蓋已認為已物一旦退贖與業主之婿有所不甘故出此計照  
得諸婦人隨嫁資及承戶絕財產並同夫為主准令戶絕財產

盡給在室諸女而歸宗女減半今俞梁身後既別無男女僅有  
俞百六娘一人在家坐當招應龍為夫此外又別無財產此田  
合聽俞百六娘夫婦照典契取贖庶合理法所有假偽賣契當  
官毀抹但應龍既欲取贖此田堂念士壬培壅之功蓋已年深  
亦有當參酌人情者開禧田價律今倍有所增開禧會價較今  
不無所損觀應龍為人破落澆浮亦豈真具有錢贖田必有一等  
欲矣之徒資給之所以興連年之訟欲監陳應龍當官備十八  
界官會八十七貫還戴士壬却與給還一宗契字照業俞梁既  
別無子孫仰以續祭祀者惟俞百六娘而已贖回此田所當求



遠存留充歲時祀之用。責狀在官，不許賣與外人。如應龍輒敢出賣，許士壬陳首，即與拘籍入官。庶可存繼絕之美意，又可杜應龍賤贖貴賣之私謀。士壬憤嫉之心亦少平矣。

典主遷延入務

胡石璧

照得孫知縣於去年十二月間判令阿龍候務開日收贖所典與趙端之田。其趙端自合遵照縣司所行及時退贖。今乃以施工耕種為辭，當職觀所在豪民圖謀小民田業，設心措慮，皆是如此。當務開之時，則遷延月日，百端推托。或謂尋擇契書未得，或謂家長出外未歸。及至民力有詞，則又計囑案司申展文。

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展轉數日，已入務限矣。遂使典田之家終無贖回之日。且貧民下力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賣與人，其一家長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日夜夫耕婦織，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飽。一縷之絲，不敢以為衣。忍饑受寒，銖積寸累。以為取贖故業之計。其情亦甚可憐矣。而為富不仁者，乃畧無矜卹之心。設為姦計，以坐困之。使彼贖田之錢，耗費於興訟之際。縱是得理，而亦無錢可以交業矣。是以富者勝亦勝，負亦勝。而貧者負亦負，勝亦負。此富者所以田連阡陌，而貧者所以無卓錫之地也。今趙端之困阿龍，其術正出於此。阿龍此田出



典於趙端之家四頃共當錢九十八貫凡歷八年而後能辨收贖之資則其艱難之狀可以想見阿龍積得此錢在手惟恐得田之不早而趙端乃欲候秋成而後退業此其意蓋知阿龍之錢難聚而易散此去秋成尚有半載之遙半載之間幸而其錢復轉而為他用則雖務開之日呼之來贖彼亦無所措手矣趙端之操心不善當職視之已如見其肺肝况阿龍係是去春得孫知縣判憑今春正月又在縣陳狀皆在未入務之先有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收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扶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姦狡為尤甚今不欲併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偽作墳墓取贖

凡人論訴田業只憑契照為之定奪今楊迪功黃秀實以贖由互相爭執索到兩家契照得見上項田原係楊迪功父時可斷骨賣與黃琮黃琮分與男桂子其後桂子典與吳舜舉桂子兄秀實就吳舜舉贖回嘉定十年桂子立契斷賣兄秀實四至內並不曾該載楊氏祖墓端平三年十二月黃桂子再以上項田重疊與楊迪功交易却稱有楊氏祖墓且桂子以田賣與其兄秀



實全無祖墓之說今契與前契相反何邪當喚上苗桂子引問  
據供受楊迪功計囑一時利於得財姑從其請故以楊氏祖墓  
添入今書契字當職親引到地頭定驗見田蹊上有數塊石聚  
其畔稱有墓銘當問楊迪功乃云已經年載土內有石碑可照  
渠令其僕人自掘入一尺土餘見石一片約長尺四五許鑿數  
字其上又無支吾具載土內有石何緣而知之此人情之不能  
無疑也楊迪功又執出乾道間上手契書稱有墓地仔細點檢  
契內無官印契後合接處雖有官印稍涉疑似當喚上書舖辨  
驗同稱其偽不肯保明責罪狀入案設若此契果真楊迪功父

時可賣與黃琛之時合是說破自己祖墓不應網漏乃置之不  
言此又人情之不能無疑也况此田在楊迪功門首於已甚便  
無計可得乃暗入石碑偽書契字買求黃桂子多方撰造為今  
日贖回張本驗之契照無可憑何名取贖今索到楊迪功偽契  
及與黃桂子重疊交易契書申縣見到欲乞當廳毀抹兩爭人  
見在取台旨

妄贖同姓亡歿田業

僉廳

前武岡軍黃圭簿妻江氏論江文輝等妄贖同姓亡歿江通寶  
典過田業事集台判有申明指揮典產契頭亡歿經三十年者



不許受理今既無合同典契不候官司予奪不候黃宅交錢便  
強收田禾顯見欺孤凌寡帖縣追兩名索砧基簿及原典契解  
來詞人召保聽候續建陽縣解到江文輝劉太乙赴府喚上詞  
人幹人陳吉各齎干照砧基支書契照當廳詰問供對照得江  
氏兒文江朝宗於淳熙十五年用見錢二百貫足典得江通寶  
田共三段又於紹興四年內用見錢一百貫再典田一片共二  
段續於嘉定五年撥與女江氏兒隨嫁黃土簿自典至今已經  
四十八年江朝宗并出業人江通寶並已亡歿在官司不當受  
理此其一也江文輝供稱係江通寶直下子孫欲取贖江通寶

之田必當有合同典契今既無合同之契本司難以憑據還贖  
此其二也據江文輝齎到紹興二十三年本縣印押江浩砧基  
簿一扇計紙一十張今點對見得所寫典與江朝宗田段乃在  
第十二張紙內况紙樣印色不同字跡濃淡各別乃是添紙填  
寫不在收贖此其三也又江文輝齎出慶元三年官司印押江  
宗閔支書內云浩生兩男長二十八生彥次三十生宗閔而無  
江通寶之名却於寫三十之側添名通寶三字既非江通寶正  
名支書難辨親的子孫况江文輝指出該載所典田段與契內  
土名不同又有添段亦難證用此其四也雖據江文輝齎出別



項父年契字及納稅憑由要作旁證並經涉年深難以引用此  
其五也江文輝所供事情多涉虛誕礙理難以取贖然江氏所  
論江文輝收過兩冬苗米今文輝只認還今年苗米一十二石  
欲帖押下本縣監還其江氏兒所論劉大乙資給江文輝贖田  
段今引上供對既無實跡似難收坐欲責狀疎放

典主如不願斷骨合還業主收贖

大凡人家置買田宅固要合心合法則不起爭訟合心則子孫  
能保夫欲置田宅必予高價蓋欲厚其所積使為子為孫不至  
又如此其典賣也范廊之父初以乳名旣立力後來却以范庚

名領舉得官初於主簿終於推官而其力名則終仍范旣之舊  
而不改易故典賣田地亦用范旣名契以有官之時則田產往  
往已賣盡矣范廊賣出數重于照歷歷可考范旣於乾道三年  
至淳熙四年以小郭坂園屋三次計價錢一百九十二貫足出  
典與丁逸家人丁叔顯等於嘉定末開禧初年兩次計錢一百  
八十二貫足繳上手轉典與丁伯威管業整整二十年積收課  
利不為不厚豈不知其為范廊父之業范廊貧窘欲斷屋則不  
為之斷屋欲取贖則不與之還贖欲召人交易又不與之賣與  
他人偶因其父有二名又有官稱以此為詞枉應官司坐困范



鄰欲白據其困屋是誠何心哉况轉典價與原典價已有十千之損只以此十千之外所增能幾何與之斷屋則可以塞范鄰之望矣却乃巧詞曲說持訟官府丁伯威亦可謂不仁之甚者也最是范仇上手契出於丁元珍之手范仇契草出於范鄰之手就當廳比對字畫原詞年月更無差錯當官喚上職認丁元珍亦口呿面赤而無辭以對如丁元珍願與斷屋令仰依時價如丁元珍不與斷屋即合聽范鄰備原典錢就丁伯威取贖如范鄰無錢可贖仰從條別召人交易丁伯威如敢仍前障固到官定從條施行干照各給還

### 墳墓

禁步內如已業只不得再安墳墓起造壘種聽從其

便

胡石壁

詳閱案卷知縣所斷推官所斷於法意皆似是而非推官所引之法曰諸典賣田宅四鄰所至有本宗總麻以上親其墓田相去百步內者以帳取問李細五於黎友寧所買李二姑陸地係是墓鄰合聽李細五執贖其說固是矣然在法典賣田宅滿三年而訴以應問鄰而不問者不得受理黎友寧買係在嘉熙二在之春李細五入詞係在淳祐二年之秋相去九隔五年雖曰



有鄰已不在受理之限而知縣所引之法則又曰典賣衆分田宅私輒費用者準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典賣滿十年者免追上償其價過十年典賣人死或二十年各不在論理之限若墓用雖在限外聽有分人理認錢業各還主典賣人已死價錢不追遂判令李細五於限外執贖其說尤為鹵莽蓋其法中明言典賣衆分田宅輒費用者則是指未分之產業已分則不可言衆分矣又言聽有分人理認則是指衆分之中有分者已分則各有所主衆人不復得為有分矣今此地李氏祖業然李二姑之父李彥棋於寶慶二年已撥與女作隨嫁資如

此則是分折日久即非衆分之業李細五安得為有分之人執法而不詳其意宜乎黎友寧之不服退業也但在法理年限者以印契日為始又紹興十二年二月二日都省指揮庶人墓田依法置方一十八步若有已置墳墓步數原不及數其禁步內有他八蓋屋舍開成田園種植桑果之類如不願賣自從之後止是不得於禁地內再安墳墓勅令所看詳四方各相去一十八步即係東南西北共七十二步又紹興十四年十月五日尚書省批下勅令所申婺州申墓禁內起造屋宇令與不合毀拆及日後聽與不聽起造斫伐如是田園聽與不聽地主墾種本



州有詳雖在禁步內既非已業惟日後不許安葬外如不願賣  
自從其便仍不許於步內取掘墳壘又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  
指揮亦只令地主不得於墓禁取掘墳壘今合索黎友寧買契  
審驗投印年月如李細五入詞在印契三年之內合勒黎友寧  
交錢退業如入詞在三年印契之外合聽黎友寧仍舊管業起  
造懇種並從其便即不得於禁步內再安墳墓及取掘墳壘合  
廳監照施行

爭山及墳禁

翁浩堂

徐克明鄭宗立所爭烏塘下山鄭宗立就鄭子軒買來嘉定六

年印契徐克明就鄭息文買來嘉定十二年印契子軒父也契  
為正思文子也契為不正則鄭宗立當得業徐克明不當得業  
今日所爭非但為業蓋徐克明鄭八共祖母孫二娘先已葬在  
山中據稱四十餘年矣今年鄭宗立以其妻葬於墳畔契勘  
徐克明得業雖在後而葬地却在先業可奪墳不可奪鄭宗立  
雖可得山却不可違法犯古墳禁牒押徐克明鄭宗立下芝溪  
請巡檢躬親前去地頭定驗就孫二娘墳所打量照條則留禁  
地如鄭宗立所葬別墳犯墓禁內則合監舉移如在禁外兩無  
相干則聽仍舊其山仍係鄭宗立照契管業徐克明除墓禁外



不得爭占干照給還各人

主佃爭墓地

吳春論王生掘土斫木填塞祖墓續卓清夫論吳春吳輝歐傷  
作人欄喪碎碑不與安葬兩詞共寫山圖是非莫辨本保勘會  
互訴無憑故未免親行定驗然後照兩家干照參決照得此山  
總名六十東有一壟卓之祖墳在焉南山兩山迴繞其中為田  
皆卓之業也北山之背則名北坑自隴頭入則吳家之業也今  
來所爭之地却是在六十北山分水之南卓清夫執出支書執  
狀則稱吳春之祖有吳念五吳念七者乃本家佃人慶元二年

投懇本家以祖父無地可葬遂以六十墳山右畔一穴與之明  
約不許丈尺侵占吳春所執則有吳裡契一道用錢一貫足買  
得江秀山一片土名六十北坑口隴頭且稱山上安葬祖墓五  
穴已經五十餘年栽插茂盛職自到地頭與集隣保兩詞同登  
山究實得見六十之北山望南有吳家墓一穴東去不出十丈  
則却有古墓一穴卓清夫所開新穴正在古墓之右去吳家墓  
凡六丈許旁下別無五穴來由亦無填塞之處再三審問衆口  
一辭吳春復以四鄰盡被卓家買囑獨有切鄰魏七七可證引  
上一問又復如是吳春兄弟相顧羞然駭汗甚矣世墜俗薄名



分倒置禮義凌遲徒以區區貧富為強弱也卓清夫先世儒者  
佃人求葬割地與之仁人君子用心也再傳而後子孫衰弱主  
佃易勢吳春吳輝不念舊恩竟欲吠主得隴望蜀敢覬併吞若  
使卓氏無先見之明不有經官執狀可據則及今言之縱百喙  
何辨哉吳春最是欺罔者東西南北天地不易之位吳春經縣  
畫出山圖敢以南為北以西為東地頭衆證糊塗指射且有移  
步換形之說決以地羅其詐遂窮果如吳春所供祖充保正非  
卓之佃自山自葬非卓之地安得果有五穴經歷五十餘年則  
以契考之吳裡與江彥交易自係嘉定十六年抗契在法舉買

年月只憑印契豈有未到官未交茶而預卜葬於他人山之理  
借使私下批鑿年月可據則自淳熙十年至嘉定十六年凡經  
四十載裁匿白契果法邪何況江彥所賣之山明稱大方北坑  
口四至登帶西至卓縣尉田南至牛路及卓縣尉山則今來開  
穴自是在大方北山之南牛路分水之下非卓家山而何隣保  
僉言官司目擊吳春兄弟豈可但知今日之得地不思乃祖之  
乞憐纔得染指其間便欲席捲而去但北山原有古墓一穴鄰  
保咸謂久年無人祭祀吳家以為祖墓固不可卓氏欲以為叔  
母陳氏墳何可憑幾年茅蒿曾不得為馬豎夏畦之鬼一旦交



惡乃爭欲下郭崇韜之拜殊可笑也所有大十北山頭分水而  
南牛路為界除卓縣尉原尅為吳家安葬一地外盡合還卓家  
承分子孫管業吳輝吳春歐人欄喪不顧名分變易南北煩惑  
官司欲各勘杖六十照監元責償錢入官若更怙終律訟合照  
原約斷罪監移庶可為小人心思犯分貪婪無厭者之戒案具  
定斷事理申更缺

一視同仁

蔡久軒

豈持姨姪墳不可動雖古墓亦不可動也國家法禁一視同仁  
豈有所輕重哉若劉自誠已安葬在彼只當照條監移官司按

法而行若要如此委曲勸諭幾時是了訴掘墓兩狀送州追索  
入契催理斷結絕申若果是掘墓則李元亮之罪不輕若只是  
妄訴則李景標合該反坐亦不可恕

墓木

捨木與僧

蔡久軒

捨墳禁之木以與僧不孝之子孫也誘其捨而斫禁木者不識  
法之僧也若果如縣斷則是為尊者可捨墓木為姪者不合訴  
墓木與法意大差矣程端汝勘杖一百僧妙已不應為杖六十

帖縣照斷



爭墓木致死

蔡父軒

決斷大辟公事要見行犯人起爭之因所謂原情定罪者是也  
余細三十與男余再六姪余再三有祖墓林與買官人胡小七  
田地連接余家墓山累世之業也胡家之田近年得之也墓林  
茂盛寧免嵐蔽田地存在如此儻使此田為木嵐蔽胡小七當  
日勿買可也及至交業之後佃人洪再十二欲行退佃不過與  
幹甲通同欲邀田主退減苗租而已胡小七之悍僕胡再五周  
先乃具狀申聞胡小七者遽就狀批判差諸悍僕率群佃百餘  
人名曰自耕其實將帶刀斧喧散直將田畔余家墓木恣行斫

伐幾於禡山其余細三十併子者姪聞之急往占護墳木此亦  
人情之常但不當帶管刀杖棒而前及登墓山果見斫伐狼籍  
及將木植搬歸幹甲梁與二之家危辛乙者特胡小七一佃人  
耳亦隨衆斫伐之人一時余再六登山趕捕不獲已行回歸適  
又遇見危辛乙持斧上山遂成對頭危辛乙先以斧頭抵敵余  
再六次以管刀敵觸余再三又以長棒擊打遂致危辛乙為力  
傷要害身死推原起爭之因皆胡小七者以判狀付之悍僕依  
憑威勢平白斫伐他人墓木余再六所以不忿者愛護墓木也  
愛護墓木者所以愛護其祖宗也人誰無墳墓此其起因原情



實有可憫買官胡小七事發一年有半更不出官州院雖已勾  
追竟以本人見在紹興辛提幹處為言通神之錢且有免追之  
判可見豪強照得余再六所犯在減降赦前其弟余再三已斃  
于獄其父余細三十已作余超名前刑部特與貸命決脊杖二  
十刺配二千里軍州牢城胡再五周先憑恃威勢號召諸佃決  
脊杖十三編管一千里方辛四梁興二皆佐助胡小七為惡之  
入勘杖一百編管鄰州縣吏周元州吏徐必選周思民免追杖  
一百罷逐並牒州照斷其買官胡小七何物小子乃以威力敷  
成兇禍牒州專人追解赴司兩限不到定追都吏其已斫伐木

賍及砧基簿費還余家有分之人取領入案餘人放

庵僧盜賣墳木

許攸古之賢士也植松於墓之側有鹿犯其松殺攸遂歎曰鹿  
獨不念我乎明日其鹿死於松下若有殺而致之者獸犯不避  
幽而鬼神猶將聲其寃而誅極之矧靈而為人者豈三尺所能  
容哉師彬背本忘義曾禽獸之不若群小志於趨利助之為虐  
此猶可諉者潘提舉語其先世皆名門先達也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今其松木連雲旁起臨淵之羨斤斧相尋旦且不置鄉曲  
之義掃地不遺此豈平時服習禮義之家所應為乎事至有司



做之以法是蓋挽回頹俗之一端也師彬決眷杖十七配千里  
州軍牢城收管

### 賣墓木

照得鄭茂與冷彦哲互爭初詞止緣鄭文禮兄弟所伐墳木賣  
與冷彦哲續後冷彦哲父冷濟義供稱鄭茂贖由還錢未盡鄭  
茂再狀論冷彦哲殺牛搗斫木人此特其枝詞蔓說官司何必  
深信蓋嘗聞諸民間固有嗜利之家每樂於以輕價典人物業  
而又幸其無錢可以收贖者矣今冷濟義取所典鄭茂田地既  
是正行交易豈應被鄭茂假寫錢會脫卸取去况嘉定八年以

來無復有詞理索及招鄭茂以陳論之後方始以贖田欠錢為詞  
則其說難信也既又見諸條令禁止宰牛或告或捕皆有不可  
誣者矣今鄭茂所訴冷彦哲殺牛但止憑口述原無分毫証證  
况去年正月入狀之初未嘗有此情節及招冷彦哲解論之後  
却再以殺牛搗夫為詞則其說果足信哉至如斫伐墓木哀松  
書買以致興訟此其事頗以風教有傷在官司不得不如體察  
朕經使府台判亦既灼見其不孝不仁矣今准帖命再行審定  
據鄭茂狀論鄭文禮兄弟所賣衆祖墳畔木植其鄭文禮雖稱  
係斫他挾力鄭舟山內之木然既曰親堂叔廷吾翁即吾翁應



項畔林木蓋均之不可剪伐拖照鄰保林具到山園亦有鄭舟  
墓地一穴在衆祖墳側分明鄭文禮姑指之以爲拔尸則是弗  
顧其乃祖墓木而故賣之其爲不孝也特甚又據冷彥哲齋出  
原買鄭文禮木植手批其中聲說自用斫伐搬擔出賣不涉買  
主之事然車彥超千四乃兩下所同攀證之人拖照車彥超稱  
是冷彥哲昨與鄭茂交爭之時係同在其祖墳山上則亦明知  
是鄭氏墳木而故買之其爲不仁孰甚焉定驗至此鄭文禮擅  
賣墳木之罪若果不守逃則冷彥哲知情而買木亦當與之同  
坐所賣斫下木被斫一節

李宣教雖欲拘椿然其木並非元

在合併申使府取自台旨施行

### 賃屋

賃人屋而自起造

胡石壁

李茂森賃人店舍不待文約之立不取主人之命而遽行撤舊  
造新固不無專擅之罪但自去年十月初興工至今年三月未  
訖事羅時如此其以蔣邦先豈不知之若以爲不可則當俟  
終日而訟之於官矣何爲及今而始有詞况當其告成之後又  
嘗有筆帖令其以起造費用之數見諭以此觀之則是必已有  
前定之言矣不然則李茂森非甚愚無知之人豈肯冒然捐金



察粟為他人作事或詞訟之興要不為此必是李茂森具數太多其間必不能一一皆實所以興訟以邀之其意不過公勒其裁減錢數耳非果欲除毀其屋也小人姦狀有何難見兩家既是親戚豈宜為小失大押下本廟喚隣里從公勸和務要兩平不得漏黨五日

### 庫本錢

領庫本錢人既貧斟酌監還

胡石壁

羅友誠節次領周子遵錢二百七十貫開張質庫且有文約可憑今已越八年矣因主家誣其欠負乃稱所領之錢原不及數

所謂開庫係是櫃坊與文約所言大相矛盾意存誣賴不可知但小人得錢到手既是妄用官司雖有理索豈能一一如約幸而周子遵前後已取去錢二百一十六貫若過本息計之則所償僅及利息錢之半若只以本錢論則所少僅五十四貫而已事既至此得本已為幸甚何暇更計息哉委任非人只得認錯若必欲究竟到底便着追保識人追攬錢人豈不擾害隣里文移來往動是旬月淹留城市出入官府縱是盡如所欲亦恐得不償失况羅友誠一貧如此斷是無所從出今只得酌情處斷羅友誠勘下杖一百銅身押下縣監還未盡本錢五十四貫外



如一月不納押上照斷監還

質庫利息與私債不同

胡石璧

大凡官廳財物勾加之訟考察虛實則憑文書剖判曲直則依條法舍此而臆決焉則難乎片言折獄矣黃公才初以百千與李四二依解而其子李五三李五七止供認五十千知縣遂以爲信謂是當時果只五十千不知以何爲照而可證單詞之非妄是不憑文書以考察虛實李四二領錢之初約每歲納息二分以十四年計之該息二百八十貫據黃公才供曾支去二十七貫通本息合存三百五十二貫此乃是積年留息錢在庫

不曾支撥初非以財物出舉而因利爲本者知縣乃引用積日雖多不過得一倍之法以斷之豈猶未見淳熙十四年申明之勅乎其說曰若甲家出錢一百貫雇倩乙家開張質庫營運所收息錢雖過於本其雇倩人係因本營運所得利息既係外來諸色人將衣服金帛抵當之類其本尚在比之借貸取利過本者事體不同即不當與私債一例定斷今李四二所欠黃公才之錢正係質庫利息知縣乃以私債定奪是又不依條法以剖判曲直矣然則何以息訟哉僉廳再喚兩詞於黃公才名下索出李四二錢文約以驗其實欠錢若干如見得別無未盡



情節則與昭條追理監還何必更追干證

肯上賴庫本錢

初據羅居汰坐牌伸冤稱被主家枷項一月訊腿兩次傳鄉院  
號令逼死其妻當職一見狀詞便知其妻之死不因於此特欲  
借之以動官府之聽冀施行之力耳獨於枷訊一事則不能無  
疑焉蓋此邦僻在一隅風俗悍戾豪富之家率多不法私置牢  
獄擅用威刑習以成風恬不為怪如羅居汰所訴未可盡以為  
無也追遠容已乎今兩造在庭一以為有一以為無互執偏詞  
固皆難信但羅居汰稱五月十六日被訊一百二十五日又訊

三十僅兼旬耳當廳看驗了無癍痕又於廳前吏卒中喚一同  
時被訊之人與之比視此則形迹般般可考由此觀之則其虛  
妄已不難見及問其開解始末自庚子年三月為始節次共領  
過本錢一千一百貫每歲收息一分七釐半湖湘鄉例成貫三  
分成百四分極少亦不下二分今所收僅一分七釐半則饒潤  
亦不為不多又不可謂之為富不仁矣區元鼎初何負於羅居  
汰羅居汰乃敢如此反噬哉若區元鼎果以富而虐貧其罪固  
不可恕今羅居汰既以僕而背主其情實不可容且以時暑從  
輕勘杖一百限半月將典本還主家未盡息免監出外居住



爭財

欠負人實無從出合免監理

胡石璧

李五三兄弟欠負主家財本官司固當與之追理但其家既素無生業其父因飢荒而投托于黃公才之家恐黃公才未必遽然以數百千付於其手必是逆料其如飢鷹附人飽則踢去故邀其假立文約領錢以為羈縻之術耳不然則不應如是之輕率也今本府押其兄弟下縣監納已數閱月更無一錢以償之啼飢號寒死已無日縱使有欠負亦已無可責償况未必是實乎在法債負違契不償官為追理罪止杖一百並不留禁今觀

其形容憔悴如此不惟不當留禁杖責亦豈可復施合免監理仍各於濟貧米內支米一斛發遣

掌主與者庫人互爭

此事拖閱縣案黎潤租狀可疑者二陳氏兒狀可疑者三而大可疑者有一馬試與言之黎潤租狀稱賃范雅屋一所開小米舖乙未歲下范雅以米五十碩寄糶面約五十貫米錢越數月而筭利兩倍之餘未委是實至若令作手批一語尤為難信天下事非合於理當於情又或非心甘意須肯依人使令也邪今有人焉或使之赴湯蹈火其許之否乎此可疑者也其曰自



後節次入還訖所有三項手批范雅稱卒尋未見後因循不曾  
就取論此一節既曾以錢還人縱使不得原約亦豈不討交領  
為照乃置之於不問之域邪此可疑者二也又據陳氏兒狀謂  
夫徃小湖肖親范雅縱使群妾恣意喝罵欲將歐害論此一節  
陳氏兒既與范雅群妾無冤何至遽然歐害而用心如此之險  
耶使果有此語其必有所因矣此可疑者三也其曰范雅群妾  
愚狠當晚同姑夫吳孫將帶首飾銀會龍枕之屬過吳孫家迴  
避論此一節陳氏兒若被范雅群妾辱罵當待稟告之還曾  
告之可遷則遷何為打疊所有遂與吳孫行邪此可疑者四也

其曰范雅群妾劫奪箱籠銀會等盡底收歸家踰一更始喚集  
住屋人丘大二及氏兒公誰人詹大勒令封椿論此一節使果  
有劫奪陳氏兒必呼叫鄰保豈肯使范雅群妾自奪下自把去  
自喚人封記俱無一語驚四鄰邪日則論時夜則論更謂之踰  
一更者則此事於夜見之矣使陳氏兒果有畏范雅群妾而避  
之則當於日間公然出去范雅群妾雖欲攔截雖欲喝罵人將  
不直於范雅矣今陳氏兒於夜間搬移籠枕之屬事涉可疑而  
范雅乃得有辭於陳矣此可疑者五也至若大可疑者又不在  
是矣黎潤祖狀謂曾於范雅家處館三年人情無如此深孰只



緣正初兩家婦女有少言語不足因黎潤祖去小湖省親遂致  
范雅群妾有喝罵之辱妻阿陳搬徙之行吁可笑也哉詳人情  
深熟之旨味婦女不足之言則爭之言乃爭之端訟之原其殆  
始於是耶合是六者之疑而又參之以勘會一時之見若之何  
而折衷哉今據范雅執出黎潤祖手批云端平三年正月日起  
再展計算錢一百六十八貫文足再加三貫文足又黎潤祖狀  
謂戊子己丑辛卯三年在范雅家守館甲午年賃范雅屋開米  
舖夫守館至於三年人情深熟理固然也緣其深熟則於范雅  
邊假貸少錢以為開肆之資在黎潤祖可以啓口而范雅亦不

可得而却也夫既借之矣范雅又慮其久假不歸遂於端平三  
年索其照約黎潤祖寫手榜作一百七十貫其間或展算加  
利雖不可知然既是親書夫復何說黎潤祖非顛非狂若謂范  
雅令其如此寫即依其如此寫吾未之信也縣牒押下黎潤祖  
范雅等獨陳氏兒喧呶不輟似非不能言者今於體究之日却  
不肆辯只是以語捺撥范雅群妾其群妾餘皆默然中有一人  
不曉陳氏弄巧之意遂喃喃應之雖蠻音不能盡曉然其色愠  
其氣豪其辭煩亦非善良者此是陳氏兒挑其怒欲即證范雅  
群妾之狠耳但陳氏之情狀當職已於押下日見之矣范雅於



體究之日但執黎潤祖與其有庫一說時或厲聲與黎潤祖爭此是范雅欲顯我為掌主汝為看庫人使當職知有分存焉耳且昔黎為館賓范為主公賓主交懽至於情深熟入雖借少錢未還不應以看庫人視之雖然事至於爭何有於禮此亦當仁不遜之意也但有理不在高聲范雅失之矣又鄰人在大二等供稱正月十九日夜三更前後聞得鄰者范九解宅王依人王七八吼叫庫下有賊聲立大二等鄰人各明火開門首見有黃籠一對箱二隻并布袱一泊各為一擔規在官街上其時有王七八黎六九乃脫落頭中在地如此則黎潤祖非在小湖

亦非范雅群妾奪去籠袱踰一更而後喚人到拘椿矣使在大二王三一如黎潤祖所論是雅屋佃即非實供則余太一名非住其屋不佃其田今亦在鄰保之列亦同此供若例以認目之不可也此必黎潤祖與范雅人情深熟之時借貸錢物開張店肆後因有爭黎欲席捲而去之范雅得知遂致攔截不過如是而已若謂劫奪恐無是理也縣牒欲當職擬斷長申今合申縣乞再將兩事人押上當廳勒黎潤祖斟酌少錢填還范雅不必拘以原數亦俗所謂賣人饒買人之意也又况范雅之子范繼既得黎潤祖訓導其模範已正矣今范雅責償於黎潤祖者又



能不求其足是亦陰陽之一助模範既立陰陽相扶異時范繼黃卷策勳青衫入手黎潤祖之澄源正本與有力焉雖然人事盡則天理見范繼又不可全靠此一項陰陽也案備申仍將所押下人押回聽候結絕若一事不服一縣衙從條施行

婿嫁

將已嫁之女背後再嫁

蔡久軒

胡千三戲謔子婦雖未成姦然舉措悖理甚矣阿吳固難再歸其家然亦只據阿吳所說如此未經官司勘正而其父吳慶乙受其兄吳大三之教遽將阿吳收匿背後嫁與外州人事乃妄

經本司訴其女不知下落設使根究不出豈不重為胡千三之禍揆之以法合是反坐吳慶乙勘杖編管鄰州若妄訴一節亦是吳大三所教則吳大三當從杖編管而吳慶乙可免帖縣追吳大三根究解從本司施行阿吳若歸胡千三之家固必有投水自縊之禍然背夫盜嫁又豈可再歸胡氏之家名不正則言不順本縣責付官牙再行改嫁所斷已當此事姑息不得胡千三未經勘正難以加罪如再有詞仰本縣送獄勘正其悖理之罪重作施行以為為舅而舉措謬亂者之戒

士人娶妓

蔡久軒



公舉士人娶官妓豈不為名教罪人豈不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

薨逝之後不許悔親

蔡久軒

寸帛為親而况雙縑之多乎結姻於徐侍郎進用之時背盟於徐侍郎薨逝之後揆之公議毋乃不可乎若曰四年不相問則徐侍郎之戚方新又安可促姻乎牒州照已行催與結絕申

嫂嫁小叔入狀

胡石璧

阿區以一婦人而三易其夫失節固已甚矣但李孝德乃其小叔豈得以制其命縱使其背兄而嫉惡之則當其改嫁李從

龍之時便合聲其罪陳之有司如此則其名正而其言順矣今阿區既以為李從龍之是適則是阿區已為李從龍之妻非復李孝標之妻是不為李孝德之嫂矣李從龍既死之後或嫁或不嫁惟阿區之自擇可也李孝德何與焉况阿區之適梁肅也主婚者叔翁李伯侃送嫁者族叔李孝勛初非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者比李孝德其又何辭以興訟乎小人不守本分不務本業專好論訴以稱雄於鄉里異時破家蕩產殞命傷生皆因於此若不勘斷何以息爭李孝德杖一百餘人並放

女已受定而復奪當責還其夫

翁浩堂



此事當職原斷未免踈畧緣不曾引上女一娘供責今據姜二娘所供慮宅曾將此女轉嫁吳姪二家得錢矣今見阿吳論取却作徐貢元石擔庇姜百三賣已受定之女固為有罪其計出於貧困無聊今形狀累然若此安得有錢可監遷延日久使人父子夫妻散離而不合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引示幹人取狀仍先責姜一娘還其夫或婚如法

妻以夫家貧而化離

劉後村

夫有出妻之理妻無棄夫之條丘教授未第之前以女弟適黃桂既生五女矣一旦丘教授偶中高科門戶改變黃桂不善營

運家道凋零丘教授遽奪女弟令寫離書嗟呼丘教授壽祿不亦萬里客死豈非此等事有以累其陰隲歟惜乎當時有司觀望願情莫有以義理勸諭丘教授者前任知縣不得不任其責矣雖然匹夫不可奪志黃桂若真有伉儷之誼誓可斷而離書不可寫今觀手寫離書却翻悔於七年之後亦已踈矣黃桂不曾犯義絕既奪其妻又并其所生女子奪歸丘氏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丘貢士宜鑒乃兄覆輒做事以助前程如黃桂者夫婦可以復合宜以丘氏還之昔人教詔其女云無因貧故事人不謹丘教授讀書雖多此一語所未講也如夫婦不可



復合亦既念黃桂貧乏資助錢物使之別娶所生長文原納劉縣尉聘財未審是何人交受原承監兩下評議定兩日

女家已回足帖而翻悔

劉後村

謝迪雖不肯招認定親帖子但引上全行書舖辨驗見得上件帖子係謝迪男必洪親筆書寫謝迪初詞亦云勉寫回帖今乃併與回帖隱諱不認是何胷中擾擾前後不相照應如此在法許嫁女已投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杖六十更許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女追歸前夫定親帖子雖非婚書豈非私約乎律文又云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注云聘財無多

少之限然則受練一疋豈非聘財乎况定帖之內開載奩匣數目明言謝氏女子與劉教授宅宣教議親詳悉明白又非其他魚帖之比官司未欲以文法相繩仰謝迪父子更自推詳法意從長較議不可待官司以杜後惠文從事悔之無及兩爭人並押下評議來日呈再判字縱不可得而掩尚謂之假帖可乎婚男嫁女非小事也何不詳審於議親之初既面定帖却行翻悔合與不合成婚由法不由知縣更自推詳原判從長較議原承併勘劉穎母子既已與訟縱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見只宜兩下對定而已今晚更無定論不免追人寄收再判和對之事豈



無鄉曲親戚可以調護知縣非和對公事之人照已判監索繅  
帖一日呈再判定帖分明條法分明更不從長評議又不齎出  
繅帖必要訊刑下獄而後已何也再判公事到官有理與法形  
勢何預焉謝迪廣求書劄又托人來干懇謂之倚恃形勢亦可  
既曰定帖與人又自翻悔若據條法止得還親再今晚別有施  
行再判在法諸背先約與他人為婚追歸前夫已嫁尚追况未  
嫁乎劉頴若無絕意謝迪只得踐盟不然爭訟未有已也仰  
更詳法制兩下從長對定申再判照放各給事由

定奪爭婚

劉後村

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人吳千乙兄弟與之祈  
合併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之有所歸置而不  
問未幾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  
其事實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吳重五取其女歸家  
至十一月復嫁與李三九為妻致翁七七經府縣有詞追到吳  
千二等供對却稱先來係媒娶得阿吳為妻自知同姓不便改  
嫁與翁七七之子同姓為親拈冒法禁離正之可也豈應改嫁  
接受財禮吳千二將阿吳嫁與翁七七之子固是違法然後來  
已自知情又曾受過翁七七官會二貫文豈應復奪而嫁之合



將阿吳責還翁七七之子但阿吳既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着萬一生產之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與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失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歸聽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禮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與免斷引監三名備原受錢會交還翁七七

諸定婚無故三年不成婚者聽離

趙惟齋

照得陳鑑訴劉有光不肯將義女魏榮姐還親事竊詳上件事先經縣斷再經承廳看定皆行勸諭擇日還親亦可謂曲盡人

情奈兩詞未已各持一說然始初議親之際陳劉二家以三世交契論婚是為既親且契盡善盡美只緣男家逗遛五年不曾成親遂致女家有中輟之意爭訟之端自茲始矣觀各人前後所供甚為明白寶慶元年議婚至紹定二年男家有詞經縣催促成婚則許親之時至陳訴之日首尾已歷五載矣違諸定婚無故三年不成婚者聽離之條本縣與承廳勸諭還親已是舍法意而用人情然上件法意正謂無故不成婚者設如有故者則不然也且據陳鑑父陳坦紹定二年經縣初狀其時狀詞已稱自安吉州庄所回歸繼觀陳鑑之詞亦謂其父坦出安吉州



避寇身故以此二事觀之彼則自謂是有故而然矣殊不知初陳狀之時已出三年之外若還聘財而聽離初非違法但寒盟者先自女家既聞其婿陳凱不肖破落不學無文母之愛女情切於衷不得不顧而之他於三年之條實無疑惜乎其母不能經官自陳改嫁各還聘財遂惹陳鑑之詞及觀劉有光之妻趙氏紹定二年三月內經趙權縣判執照狀云昨使王褒為媒議娶其後夫劉貢元所生女劉一姐陳鑑却生詞論賴輒妄稱議娶女兒先嫁魏景宣所生女魏榮姐觀見其意是欲以劉一姐易魏榮姐以嫁凱却不思先來縣所供乃謂夫劉貢元前妻一

女又在湖北招親如此則凱所議之妻果魏榮姐而非劉一姐明矣况劉有光既云陳凱所定者是其前妻之女魏榮姐在室未曾嫁人未曾許親設或有人執伐親母主婚名正言順有何窒礙而自生支節乃經趙權縣判執照將魏榮姐嫁崇安縣詹應發可謂詐偽心勞日拙今陳鑑之詞又云嫁與浦城縣毛六秀嫁毛未知孰是此誠可疑再詳劉有光後在公廳所供畫一內云劉一姐以疾不起是又欲以魏榮姐生存之人交贖之禮尤賴為劉一姐已死之人聘財乃引用已成之法而不還前後之詞互相矛盾知此以世契而締姻好何由得成以法意論之則



已出三年之限以人事言之成畢之後難保其往今既各懷忿憾已敗前盟初意何在男女婚姻與其他訟不同一家論訴非一朝夕儻強之合卺禍端方起幸親迎未成去就甚輕若不斷之以法意參之以人情則後日必致仇怨愈深奈煩不已况陳鑑今詞謂魏榮姐與浦城毛元六秀為妻苟或不虛則是已為他人之妻矣一女不事兩夫陳鑑既為士子豈不洞達此理焉可使魏榮姐為失節之婦乎但當時之甌墮地而不復問可也何必眷眷於一魏榮姐邪然原議卒寒實在女家所有聘禮當還男家庶得兩盡人情可無詞說欲乞台判照點對事理施行

取自台旨奉判府黃監簿占判所擬已得介當案備帖本縣照行

離婚

婚嫁皆違條法

謹按律曰諧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即夫自嫁者亦同仍兩離之又曰諧妻擅去徒二年葉四有妻阿邵不能供養自寫立休書錢領及畫手模將阿邵嫁與呂元五父子共交去官會三百貫尚有未盡會二百貫寄留葉萬六家既已親書交錢又復經官陳理若如此而可取妻是妻可以戲賣也呂元五貪



圖阿邵為妻令裴千七夫妻與楊萬乙毀誘葉四雖已寫約尚未心服而遽占留阿邵在家若如此而可得妻是妻可以力奪也律有兩離之法正為此等阿邵身為葉四妻雖夫不良且合依毋遽委身於呂元五惟恐改嫁之不速如此而可免罪是妻可以擅去也三名按法各得徒罪且就本縣各勘杖一百照條兩離之葉四呂元五皆不得妻阿邵斷訖責付牙家別與召嫁楊萬乙裴千七葉萬六不安本業輒造事端和離人妻亦合徒斷楊萬乙裴千七知情押契兩人各勘杖一百葉萬六不知本謀只是受寄官會勘杖六十葉千七阿鄭各係所由違法離嫁

斷  
亦合收罪念其年老各且免科索到賍錢沒官裴千七案候追

已成婚而夫離鄉編管者聽離

在法已成婚而移鄉編管其妻願離者聽夫出外三年不歸亦聽改嫁今卓一之女五姐原嫁林莘仲續後林莘仲因事編管而六年並不通問揆之於法自合離婚而卓一之尚以半子為念與議和離立定文約領去聘財四十五貫官會有林莘仲批領詹用知見僉號分明又有卓氏經官自陳一狀可據林莘仲今復何辭乎既受其官會又許其改嫁使卓氏已嫁他人今其



可取乎林羊仲可謂妾詞令行收罪免斷

接脚夫

已嫁妻欲據前夫屋業

劉後村

劉有光舉首趙氏兒宗姬兩相傾慕遂成姻對才貌固未為非  
偶然初七日過聘初八日成親似太匆匆况納采於已成身之  
後交爵於未合卺之前何異於自獻乎遂事姑置勿論第趙氏  
先嫁魏景宣景宣既沒趙氏能守柏舟共姜之志則長有魏氏  
之屋宜也今已改嫁劉有光遂以接脚為名鵲巢鳩居豈能免  
魏景謨等之詞乎據劉有光齋山揚奎簡則執先有招夫入舍

之約魏景謨齋出劉預簡則有權借本家成親一是一非彼此  
互持但揆之理法趙氏前夫有子魏汝楫且生孫矣其屋同居  
魏景謨魏景烈各有分支書內明言未分劉有光非其族類乃  
欲據其屋誠所未安况嫌隙已開若復出入其家飲食男女於  
其間不獨面目有覷亦傍觀所羞稍有氣節者將望望而去之  
趙氏以其屋為嫁後自得錢添造詳魏景謨詞則慶元四年  
兄弟三人同起造趙氏於慶元六年方嫁歸無緣為魏氏造  
屋於未嫁歸之前所論遺囑在官司尤為難信自有詞以來但  
稱姑黃氏遺囑令景謨等量支錢物與之招夫及克女榮姐嫁



資即無一語所謂文約忽於第五狀稱去冬招夫問魏景謨令  
男汝楫立文約與兒分還遺囑錢物係景烈收此文約有姪魏  
唐佐知見及喚上各人累行供對皆謂無之然果有文約趙氏  
前此畫一供具深自辨數當拈為第一義可也何至第五狀然  
後聲說又當來立約魏景謨景烈何不書押而令其男自書豈  
足取信况一千五百緡之文約得之當如獲至寶牢執以為取  
償之具何至仍令魏景烈自收既果為收執先是又無一詞何  
邪且如謂其時忽然病患面受遺囑續又稱卧病四年遺囑有  
所請言死者不可復作而趙氏之詞自為異同如此官司憑何

將人根究詳趙氏初詞止稱勸諭二伯少賜周全今乃紛紛強  
詞必欲求勝作偽日拙不自知其漏退至如論景謨以錢生與  
兒子汝楫展轉田業車碓等尋復稱基址係姑黃氏未分之業  
不得典賣始自稱趙將領市舶為夫魏景宣前室所立尋復論  
魏景謨詭立趙宗姬等力買到郭神與等田業累稱係姑黃氏  
買到還氏收管其夫尋復告論魏景謨買到冒立宗姬等力似  
此尚有大抵愈辨而室每詰輒窮昨來官司未欲遽行定奪  
諭令對定亦欲姑全兩家情好耳而詞說日見支蔓祇益煩紊  
今據案下筆惟知有理法耳咎魏景謨者事不日不能訓誨其



姪汝楫使之遊蕩而縱令趙氏改適人家子弟不肖之心生雖親父尚不能收淑其子况猶子乎趙氏之親兄忠翊去年六月內會論僕使曹八鼓誘其妹趙氏將首飭財物二千餘貫以遊玩為名出外恣無忌憚動經歲月縣案具存可覆則趙氏先已不能安其室魏氏能勿許其改適乎魏景宣非無子孫且其屋係同居親共公法不應召接脚夫劉貢士正當遠者大者自期若小小取舍不能勇決轉為告計徒敗心術豈不深可惜耶趙氏改嫁於義已絕不能更占前夫屋業合歸劉貢士家事姑與夫乃合情法魏景宣房下一分田產多為魏汝楫典賣榮姐乃

在室親女已撥之田宜與兒嫁資其趙開下市舶將領宗姬族姬等力田魏景謨供係弟景宣前室趙氏置立雖有違碍然已年深景宣與其前妻並亡歿者之時汝楫尚幼今固難以其罪坐之關鄉司盡數割歸本力趙氏不應占魏景宣前夫之業合還其親男魏汝楫管佃仍仰尊長魏景烈等糾覓不得更容典賣魏汝楫違法娶娼婦從未戒杖八十離之案到婚書係魏汝楫自主婚尊長並無干預責汝楫狀入案日下還家承續如更留縣郭與娼婦復合併追湯賽賽斷趙氏所論黃氏遺囑及已撥還田產並無照據委難施行但魏榮姐為魏氏之血屬宜



早嫁遣仰魏景謨以克弟為念當恤其女或於堂前財物內議  
行支撥量具其嫁資以慰九原之望案具所斷因依照限具申  
使府外劉有允經縣告論魏景謨詭力自係兩事別呈  
在實

時官販生口礙法

蔡久軒

見任官買販生口尤法禁之所不許黃友押下供女使三名責  
付官牙尋曾據黃友供呈奉台判為時官而買販生口同為礙  
法為本縣市民之女於法可平黃友勘杖一百押出本路限其  
女子三名押下縣請知縣喚上親屬分付逐一取領狀申縣討

不守條令毀買部民之女合行察奏先具析限一日申仍請本  
縣追上潘牙人程牙婆兩名各從杖八十訖申

賣過身子錢

蔡久軒

阿陳之女方於前年十一月崔與鄭萬七官者七年止計舊會  
二百二十千十二月更崔與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隨即崔  
與鉛山陳北九身子錢已增至七百貫矣纔及六月陳北九又  
崔與漆公鎮客人千二曾日月之幾何而價已不啻三倍矣送  
通判廳監限十日足違限却收賣女之罪勘斷錮身取足庶知  
倚法欺騙之無所利也餘人放鎖索推毀







